

狄更斯代表作典藏集
全译插图本

DAVID
COPPERFIELD

下

大卫·科波菲尔

[英] 狄更斯 著
李彭恩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DAVID
COPPERFIELD

大卫·科波菲尔

下

[英]狄更斯 著
李彭恩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 / (英)狄更斯(Dickens, C.)著;李彭恩译.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11

ISBN 978-7-5402-2691-6

I. ①大… II. ①狄…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18887号

大卫·科波菲尔(上下册)

作 者 [英]狄更斯

译 者 李彭恩

责任编辑 张红梅 徐 磊

装帧设计 小 贾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53号 邮编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29.5

字 数 800千字

版次印次 2011年11月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0.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第三十一章 爱弥丽出走

应佩戈蒂的请求,我决定暂时留在我寄宿的地方,待到那个可怜的马车夫的遗体跑完最后一趟去布兰德斯通的旅程再走。我做出这个决定,毫不费力。很久以前,佩戈蒂就拿出自己的积蓄,在我们古老的墓地里,靠近“她那可爱的女孩”(她总是这样称呼我母亲)的墓侧,买下了一小片莹地,作为她和那马车夫将来长眠之所。

我为能终日陪伴佩戈蒂,做一切我能为她做的事情(充其量,也区区无多)而感到满足,至今想来,仍为能替她尽心尽力感到快慰。然而,使我个人的和职业的兴趣得到最大满足的,恐怕还是经管巴吉斯的遗嘱和阐释遗嘱内容。

提议在箱子里找遗嘱,可以说是我的功劳。经过一番搜索,果然在箱子底一只牲口草料袋下面找到了;草料袋里,除了干草,还藏着一只带表链和表坠儿的金壳怀表;这只表,巴吉斯先生在婚礼那天戴过一次,在那以前和以后,从未有人见过;还有一个样子像人腿的银制烟斗塞;一只柠檬形状的盒子,里面装满小杯子和小碟子,我猜想,那是我小时候巴吉斯先生买来打算送给我的,后来他自己喜欢上,就舍不得出手了;还有八十七个半畿尼,都是一畿尼一枚,或者半畿尼一枚的;还有二百一十镑崭新的钞票;此外,还有几张英国银行股票收据、一个假先令、一块樟脑和一个牡蛎壳。牡蛎壳里面已摩擦过多次,发出七色光彩,由此判断,巴吉斯先生对于珍珠只有一种笼

统模糊的概念，远远没达到具体而确切的程度。

年复一年，巴吉斯先生带着这只箱子，天天在旅途上往来奔波。为了更好地掩人耳目，他编造了一套瞎话，说这只箱子是属于“布莱克波厄先生的，暂交巴吉斯保管，以待索取”；他一笔一画把这瞎话写在箱子盖儿上，天长日久，字迹已几乎不可辨认了。

我发现，这几年他聚宝敛财的功夫没有白下。他的财产折合成现金，达到三千镑之多。他将其中一千镑存款的利息馈赠给佩戈蒂先生做养老之用；他死后，本金由佩戈蒂、小爱弥丽和我三人，或我们中间的后死者均分。他的其余遗产全部归佩戈蒂承受；他指定佩戈蒂为他其余遗产继承人和最后一份遗嘱的唯一执行人。

我觉得自己在尽可能郑重其事地大声朗读那份遗嘱，不惮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向有关人等阐释其中条目内容的时候，俨然是一个诉讼代理人了。我开始觉得从博士公堂学到的那些东西，用处比我原先想的大多了。我精心研读了那份遗嘱，宣布它的每一条每一款都符合遗嘱行文规范，并在空白处用铅笔做了标记；我竟然懂得那么多，连我自己都惊诧莫名。

我既要去做这种深奥的工作，并给佩戈蒂算一笔归她名下的遗产清账，将一切善后事宜妥当安排，又要给她做仲裁人，为她出谋划策（这是我们都高兴的事），因此，巴吉斯出殡前的那一星期，就在忙忙碌碌中过去了。在这段时间，我几乎没见过小爱弥丽，但我听说两个星期后她就要不声不响地结婚了。

出殡那天，我并没有郑重其事地参加葬礼，如果我可以冒昧地这样说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穿黑长袍，也没带飘带，像吓唬鸟儿似的；那天一大早我就徒步走到布兰德斯通，当只有佩戈蒂和她哥哥执绋的灵车到达墓地上时，我已经在那儿了。那个疯疯癫癫的老绅士，从我小时候住过的那间卧室窗口，老远瞧着我们；齐利普先生的小娃娃，在奶妈肩头冲着牧师又摇晃他的大脑袋，又转动那对金鱼眼。奥默先生上气不接下气，站在人们身后；除此而外，也就没有别人了。事情办得非常安静。待一切完毕，我们在教堂墓地溜达了一个钟头，还从我母亲坟前的树上采摘了几片嫩叶。

行笔至此,我不由得悚然心悸。仿佛看见乌云滚滚,正逼近远处那个小小的镇子——那时候我正孤零零在路上走着,要返回那个镇上。现在我真害怕接近它。一想到那个难忘的夜晚所发生的事,我就难以自持;如果继续写下去,旧景必然会重现眼前,我就更难忍受了。

那件事不会因为我写它而变得更坏,也不会因为我那不情愿的手辍笔停写而变好。事情已经发生了。没有什么办法消除它,也没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本来的面目。

我的老保姆要在次日同我一起去伦敦,办理遗嘱的事。那天小爱弥丽要在奥默先生的铺子里待一天。大家约好当天晚上在那个老船屋里团聚。哈姆仍照往常时间把小爱弥丽接回来。我则可以从容不迫地走回去。佩戈蒂兄妹两个就照他们来时的样子回去,天黑以后在火炉旁等候我们归来。

我和他们在教堂墓地的小栅栏门那儿分了手;那个小栅栏门,就是我前面提过的很久以前斯特拉普背着罗德里克·兰登的背囊歇脚的地方。我没有直接往回走,而是沿着通向洛斯托夫特的大道走了一小段路。然后我才转身,往雅茅斯走去。我在距以前提及的那个渡口一二英里处一家颇为排场的啤酒馆吃了一顿饭;这样白天就过去了,待我走回雅茅斯,天色已晚。这时下起了大雨,那是个险恶的风雨之夜;但是一弯月亮从乌云背后露出了脸,因而天并不算十分昏暗。

不一会儿就望见了佩戈蒂先生的家,望见窗户上闪烁的灯光。面前的沙滩走起来很吃力,不过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一会儿,就来到门前,我便径直走了进去。

船屋里看着真舒服。佩戈蒂先生已经过足了晚上的烟瘾,家里正忙活着准备晚餐。炉火烧旺了,炉灰拨过了,小爱弥丽常坐的那只小矮柜业已在老地方安放好了。佩戈蒂又坐到她的老地方,除了衣服变了样,看起来好像她从未动过窝似的。她又拿起盖儿上画着圣保罗教堂的针线荷包,那个装在像小房子似的盒子里的码尺和那一小块蜡头儿;所有这些东西好像都从未受过干扰。格米治太太躲在她老待的那个角落里,看上去有些烦躁的样子;惟其如此,也就显得自然了。

“这伙人里，你是头一个来的，大卫少爷！”佩戈蒂先生笑容可掬地对我说。“要是你的外套淋湿啦，先生，就快脱下来吧！”

“谢谢你，佩戈蒂先生，”我说着，把外套脱下来递给他，请他挂起来，“还不算太湿。”

“是不太湿！”佩戈蒂先生摸了摸我的肩膀说，“跟锯末一样的干！请坐吧，先生。跟你说欢迎，用不着，不过我是诚心实意欢迎你哪。”

“谢谢你，佩戈蒂先生，我心里清楚。呃，佩戈蒂！”我说着，过去吻了她一下。“你老人家这一会儿觉得怎么样了？”

“哈！哈！”佩戈蒂先生一面大笑着坐在我身边，一面搓着手，这不仅表示了他已经摆脱了近来的烦恼事，松了一口气，也表示出他那真诚朴实的天性；“世界上再没有哪个女人比她更可以心安理得了！这话我给她说过了。她已经为死去的人尽到了责任，这是死去的人也知道；死去的人对她做了他该做的，她也对死去的人做了她该做的；——并且——并且——一切都问心无愧！”

格米治太太呻吟了一声。

“打起点精神来，我的老嫂子！”佩戈蒂先生说，（但是他却背对着格米治太太，冲着我们直摇头，显然他察觉近来发生的事惹得她想起死去的丈夫来了。）“不要垂头丧气的！为了你自己，也得多少打起点精神来，看看是不是有些称心的事儿一件一件自自然然就来了呀！”

“我能有什么称心的事儿呀，丹尔！”格米治太太回答说，“我这个人，除了孤苦伶仃，就没有一件事是自自然然的！”

“不对，不对。”佩戈蒂先生宽慰她说。

“对，对，丹尔！”格米治太太说，“我这样的人，不配跟有人留钱给他们的人住在一起。什么事儿都跟我别扭。我还是离开这儿清静。”

“呃，要是没有你，我有了钱怎么花呢？”佩戈蒂先生带着责备的神气说道。“你这是说哪里话来？你还看不出，我如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跟我在一起吗？”

“我就知道从前没人愿意留我！”格米治太太呜呜咽咽起来，“现在有人

给我说实话了！我孤苦伶仃，老找别扭，怎么指望别人需要我哪！”

佩戈蒂先生好像大吃一惊，没想到他说的话居然被人这样无情无义地曲解了。他想要回嘴，但佩戈蒂扯了一下他的袖子，并对着他摇头，他才作罢。他带着非常难过的样子朝格米治太太望了片刻，又瞅了一眼那架老荷兰钟，站起身，剪掉烛花，把蜡烛放在窗台上。

“你瞧！”佩戈蒂先生高高兴兴地说。“你瞧哇，格米治太太！”格米治太太微微哼了一声。“又按照习惯，点起来了！你也许奇怪，这是干什么，先生！呃，这是为了小爱弥丽。你瞧，那条小路天黑以后看不清路，不好走；只要她回来的这个时候我在家里，我就把蜡烛放在窗口上。这样一来，你瞧，”佩戈蒂先生弯腰俯身向我，兴高采烈地说，“就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爱弥丽就要说啦，‘总算到家啦！’她还要说，‘我舅舅在家里呢！’因为我若不是不在家，就绝不会把蜡烛点亮。”

“你简直是个小娃娃！”佩戈蒂说道，说的时候，真的把他当成小娃娃看了，显出疼爱的神情。

“喔，”佩戈蒂先生两条腿叉开站在那儿，心满意足地两手上下搓揉着腿，一会儿看看我们，一会儿看看火炉，说道，“我很难说我就不是个娃娃。可是，看起来又不太像。”

“很不像。”

佩戈蒂回答。

“是不像，”佩戈蒂先生哈哈大笑，“那就不要看嘛，只去——只去想好啦。我可不在乎这个！喏，听我说呀。我上咱们爱弥丽那座精巧的小房子去来着；我在那里转了又转，看了又看，我要是没觉得那些小玩意儿就是她本人，我就——我就是那个！我把那些玩意儿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手轻轻地抚摸，就好像那是咱们的小爱弥丽。我动她的帽子什么的时候，也是那样轻手轻脚。要是有人动那些东西，存心粗手笨脚的，我可不许——说破天我也不许。这就是你叫作小娃娃的家伙，看样子活像个老大的海刺猬！”佩戈蒂先生说完，哈哈大笑，发泄他那种恳切真挚的感情。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你瞧，”佩戈蒂先生又搓了几下大腿，满脸含笑

说,“我能有这副样子,那是因为,她还没有我膝盖高的那会儿,我就老跟她在一块儿玩儿啦,我们装成土耳其人、法国人,装成鲨鱼,装成各种各样的外国人——哦,天哪,一点不错;还装狮子,装鲸鱼,装各种各样叫不上名来的玩意儿。你知道,我已经习惯了。嘿,再瞧一瞧这支蜡烛吧!”佩戈蒂先生说着,神采飞扬地朝那支蜡烛伸出双手,“我心里清楚得很呢,等她结了婚,出了门子,我就把蜡烛放到那儿,就跟现在这一会儿一个样。我心里清楚得很呢,我晚上在家待着(唉,不管我发了什么大财,不住在这个船屋里,又能到哪里去住呢),可她不在我这里,或者我不在她那里的时候,我就把蜡烛放到窗台上,坐到火炉跟前,装作等候她回来的样子,就像现在这一会儿一个样。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小姑娘,”佩戈蒂先生说着,又大笑了一阵,“活像只海刺猬!嘿,在那时候,我看见蜡烛一冒火花,我就自言自语说,‘她在看它了!爱弥丽来啦!’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小姑娘,活像只海刺猬!说谁谁就到,”佩戈蒂先生突然停止了笑声,两只巴掌一拍,说道,“你瞧,她果真来了!”

但是,进来的只有哈姆一个人。自从我进门以后,外面的雨一定下得更大了,因为他头上戴的一顶大油布帽子耷拉下来,遮住了半边脸。

“爱弥丽呢?”佩戈蒂先生问道。

哈姆晃了一下脑袋,好像是说爱弥丽就在门外。佩戈蒂先生从窗台上拿起蜡烛,剪一剪烛花,放到桌子上,然后忙着捅火,这时候,自从进门来就一动未动的哈姆,忽然说道——

“大卫少爷,请你到门外来一下好么,来看看爱弥丽和我有什么东西给你看?”

我们往外走去。在门口与他擦身而过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像死人脸一样惨白,这叫我大吃一惊,吓了一跳。他连忙把我推出门外,随即把我们身后的门关上。门外只有我们两个人。

“哈姆,这是怎么回事?”

“大卫少爷——”哦,他哭了,为那颗破碎的心,哭得昏天黑地!

看到他那悲痛欲绝的样子,我目瞪口呆,愣怔住了。我不知道我当时想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怕的是什么。我只怔怔地望着他。

“哈姆，可怜的好人！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

“大卫少爷呀，我那亲爱的人——我心中的骄傲和希望——我为她把命都舍了的那个人，我现在情愿为她把命舍了的那个人——她走啦！”

“走啦？”

“爱弥丽跑啦！哦，大卫少爷，想一想她是怎样跑的，我祈祷仁慈的上帝，宁愿把她的命要了，也不愿意让她毁了身子，毁了名誉！”

直到此时此刻，他那张仰视乱云翻滚的天空的脸，他那紧紧握在一起不住颤抖的双手，他那痛苦得抽搐的身躯，在我的记忆中，依然与那片荒漠的沙滩联系在一起。那里永远是茫茫黑夜，他是黑沉沉荒原上唯一的物体。

“你是有学问的人，”他匆忙地说道，“你分得清什么对，什么不对，什么好，什么不好。我进了门该怎么说才好呢？我该怎样把这事儿向他吐露呢，大卫少爷？”

我看见门动了，便出于本能伸手去抓外面的门闩，想争取一点时间。可惜太迟了。佩戈蒂先生把头探出来；即使我活到五百岁，我也绝对忘不掉他看到我们俩时脸上所起的变化。

我记得，当时屋里一片悲泣哀号之声，女人们都围在他身边，大家都在屋里站着；我手里拿着一片纸，那是哈姆给我的；佩戈蒂先生背心扯烂了，头发乱蓬蓬的，脸色和嘴唇煞白，鲜血点点滴滴从胸膛上滴下来（我想，血是从他嘴里冒出来的），目不转睛盯住我看。

“念吧，先生，”他用低低的、颤抖的声音说，“慢慢念。不知道我能不能听懂。”

在死一般的沉寂中，我看着那封泪痕斑斑的信，开始念道——

当你，在我天真未凿的时候就爱我远远超过我应得到的程度的人儿，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去远了。

“我已经去远了。”他慢慢地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停下！爱弥丽去远了。啊！”

早晨——我就要离开我那可爱的家——离开我那可爱的家的
时候——唉，我那可爱的家啊！——

信上的日期写的是头一天晚上。

——我是永远不会回来了，除非他把我以阔太太的身份带回来。过好几个钟头以后，到了晚上，你才能看到这封信，但是看不到我了。噢，但愿你知道我此时怎样地撕心裂肺！但愿我曾那样委屈过的你、永远不会饶恕我的你，能知道我此时是如何难过！我太坏了，信上不必提我自己。哦，你就想着我实在太坏，借此安慰你自己吧。哦，发发慈悲，告诉舅舅，就说我过去疼爱他，还不及现在疼爱他的一半。哦，把过去你们怎样对我亲、对我好都统统忘掉吧——把我们打算结婚的事也忘掉吧——只当我小时候就死了，埋在什么地方了。我祈求我弃之而去的上苍，对我舅舅发发慈悲吧！告诉他，我过去对他的疼爱，不及我现在对他疼爱的一半。安慰他吧。爱一个能像我以前那样待舅舅好的女孩，一个忠实于你、配得上你、一个知羞知臊跟我不一样的好女孩吧。上帝保佑所有的人！我会常常跪下来为所有的人祈祷的。要是他不能把我以阔太太的身份带回来，我无法为自己祈祷了，那我也要为大家祈祷的。我把我临别的爱献给舅舅。我把我的最后的眼泪和最后的感激献给舅舅！

信上就只有这几句话。

我念罢信良久，他仍然站在那儿怔怔地望着我。我终于鼓起最大勇气，抓起他的手，恳求他尽量克制自己。他回答说：“我谢谢你，先生，我谢谢你。”但是依旧木然不动。

哈姆对他说了一句话。佩戈蒂先生对于哈姆的痛苦是深切地感到的，

所以便使劲儿握着哈姆的手；但是，除此而外，他仍旧和刚才一样，也没有人敢打扰他。

渐渐地，他的眼睛终于从我的脸上移开，环视一周整个屋子，仿佛他从迷离的幻觉中醒过来了。然后，用很低的声音说道——

“那个男人是谁？我要知道那个男人的姓名。”

哈姆瞥了我一眼，我突然觉得好像当头挨了一棒，不由得倒退了一步。

“哪个人可疑？”佩戈蒂先生说，“他是谁？”

“大卫少爷，”哈姆恳求道，“请你出去一会儿，让我把非说不可的话对他说了。少爷，这话不好让你听见。”

我又觉得当头挨了一棒。我颓然坐到一把椅子上，想说句什么回答的话；但是我的舌头给钳住了，我的眼睛模糊了。

“我要知道那个人是谁。”我只听得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

“前些天，”哈姆结结巴巴地说，“有一个仆人模样的人，不时地来这一带转悠。另外还有一个绅士，他是那个仆人的主人。”

佩戈蒂先生仍如刚才那样脚下扎了根似的一动不动，但这一会儿眼睛望着哈姆。

“昨天晚上，”哈姆接着说，“有人看见那个仆人跟——跟咱们可怜的女孩——在一起。这一两个星期，他一直藏在这一带。人们以为他走了，其实他是藏起来了。不要待在这儿，大卫少爷，不要待在这儿！”

我觉出佩戈蒂的胳膊搂住了我的脖子，不过，那时候即使房子倒塌，压在我身上，我也动弹不得了。

“今天早上，天几乎还没有亮，就有一辆奇怪的马车停在镇外去诺里奇的路上，”哈姆继续说，“那个仆人走到马车跟前，又走回去，然后又走了过去。在他又走到马车跟前的时候，爱弥丽和他在一起。车里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男人。”

“哎呀！”佩戈蒂先生说着，身子向后倒去，同时两手伸向前，好像要把他害怕的东西推出去。“不用说啦，那个人是斯蒂尔福思！”

“大卫少爷，”哈姆断断续续的声音喊道，“这不是你的错儿——我绝

不是在责备你——可是，他的确就是斯蒂尔福思，就是那个该死的恶棍！”

佩戈蒂先生没有喊叫，也没有流泪，也没有挪动一下，直到他好像又突然醒了过来，从墙角的钉子上扯下他那件粗布大衣。

“搭一把手！我没有气力了，穿不上了，”他急不可耐地说，“搭一把手，帮帮我。唉！”有人搭手帮他穿上大衣以后，他说，“再把那顶帽子递给我！”

哈姆问道，他要上哪儿去。

“我要去找我的外甥女。我要去找我的爱弥丽。我要先去把那条船砸沉了。要是我早就看出他是个什么东西来，那我非在砸沉船的地方把他淹死不可，要不然，我这么些年就白活了。要是他坐在我面前，”他发疯似的伸出攥紧的右手说，“要是他面对面坐在我面前，我不把他淹死，那就把我砸死好了。要把他淹死，是的，没错儿！”

“上哪里去？”哈姆大吼一声，挡在门口。

“上哪里都行！我要走遍全世界寻找我的外甥女。我要把受屈辱的可怜的外甥女找回来。谁也别拦我！我告诉你们，我要去寻找我的外甥女！”

“去不得，去不得！”格米治太太一步跨到他们中间，大哭大喊着说道。“去不得，去不得呀，丹尔，像你现在这样子，你可去不得！过上一会儿再去找她，那也不晚呀，我的孤苦伶仃的丹尔！现在这个样子可去不得。你先坐下，原谅我给你带来的苦恼，丹尔——比起这个来，我经的那些别扭事儿又算得了什么！——咱们谈一谈过去，想一想她从前是个孤儿，哈姆也是个孤儿，我是个穷寡妇，是你把我们都收留下来。谈一谈这些过去的事，丹尔，你的心就会软下来，”她说着，把头俯在佩戈蒂先生的肩膀上，“你的苦楚也就会减轻一点儿；因为，你是知道那句话的，丹尔，‘你们如此对待我最小兄弟中的一个，即是如此对待我了。’这句话，在这个屋顶下，在这个我们栖身多年的屋顶下，绝不会不应验的！”

他这时变得很温顺了；当听见他哭起来的时候，我的那种要跪在他面前，求他饶恕我使这一家人七零八落的罪过，并痛骂斯蒂尔福思一顿的冲动，让位于一种更高尚的情感。我那颗负担过重的心，找到了同样的解脱，于是我也哭起来。

第三十二章 长途初登

大凡就我而言属于自然的事，我推断，对许多其他人也必定是自然的，因此我就毫无顾忌地这样写：我与斯蒂尔福思绝交之时，我对他的爱慕反倒甚于以往任何时候了。在因发现他是个无耻之尤而感到的剧烈苦恼中，我更多地想到他的才华，更多地怜惜他的优点，比之于以往对他痴心相待的时候，更加赏识那些本可以使其成为崇高伟大人物的才具。虽然我痛切感到，这个诚实家庭遭受玷污，我有无意中铸成大错的责任，但是我相信，一旦我与他面面对，我必定连一句斥责他的话都讲不出口。我竟然仍旧那样深情地爱慕他——虽然他不再使我着迷——除了不怀有与他重修旧好的念头，我竟然仍旧温情脉脉怀念我对他的那份痴情，我觉得，我竟然像心灵受创伤的孩子那般脆弱。与他重修旧好，我想也没想过。我感到，像他已经感到的那样，我们之间的一切都结束了。我给他留下的是什么样的记忆，我无从知道——也许那些记忆轻如鸿毛，很容易被丢弃——但是我对他的记忆，却像是我对一个死去的好友的记忆。

是的，斯蒂尔福思，你永远从这部可怜的传记所描写的事世沧桑中被清除出去了！我的悲哀，也许会在世界末日大审判的宝座前，迫于无奈，为控诉你这个人作证；但我知道，我是绝不会以怒目相对，严词谴责你的！

爱弥丽出走的消息不久就传遍全镇；当我第二天早晨从街上走过时，屡屡听见人们在门前谈论这件事。很多人骂她，也有少数人骂他，但是对她的

再生之父和她的未婚夫，大家只有一种感情。在各种各样的人中间，对处于苦恼中的他们，普遍有一种尊敬之情，这尊敬中饱含着深情厚谊。渔民们看见那两个人清早在海滩上缓缓散步的时候，大家纷纷让路，三三两两站在那儿，为之扼腕叹息。

我在海滩上，离海不远处，找到他们。即使佩戈蒂先生不告诉我，昨晚我走后他们一直坐到大天亮，也不难察觉他们一宿没睡觉。他们形容憔悴；我仿佛觉得，一夜之间佩戈蒂先生的头比我与他相识的那些年里垂得更低了。但是他们两个都像大海一样的严肃，像大海一样的稳重：这时大海铺展在阴沉沉的天空下，无波无浪，但是海面在翻滚起伏，仿佛它是在静卧中呼吸——在天边，它与看不见的太阳发出的一道银色光链衔接在一起。

“我们谈了很多很多，少爷，”我们三个默默走了一会儿，佩戈蒂先生对我说道，“我们谈了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现在有了点眉目了。”

我无意中瞅了哈姆一眼，他正在张望海尽头那一道亮光，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从我脑海里闪过——并非他怒容满面，因为他没有发怒；我只记得他脸上是一副冷峻坚定的表情——一旦他与斯蒂尔福思狭路相逢，他非杀死他不可。

“我在这儿的责任，先生，”佩戈蒂先生说，“已经尽完了。我要去寻找我的——”他停了一下，然后用坚定的声音接着说，“我要去寻找她。那就是我从今往后的责任了。”

当我问他要去哪里寻找她的时候，他摇一摇头，并问我明天去不去伦敦，我对他说，我今天没去，是因为怕他有事要我办却找不到我；他若要去，我随时可以动身。

“我要跟你一块儿去，先生，”他回答，“如果你觉得明天合适的话。”

我们又默默地走了一会儿。

“哈姆，”他不一会儿又接着说，“他得继续干他目前这份工作，跟我妹妹在一起生活下去。那边那一条旧船——”

“你要把那个船屋抛弃吗，佩戈蒂先生？”我轻轻地插嘴说。

“我的岗位，大卫少爷，”他回答道，“不在这儿了。要是深沉的大海上

笼罩着黑暗,有船沉了,那就是那条船沉了。但是不,先生,不;我不打算抛弃那条船。绝不抛弃它。”

我们又像刚才那样,默默地走了一会儿,然后他解释道——

“我只希望,先生,这条旧船保持原样,不管春夏秋冬,不管白天黑夜,都保持原样,保持她第一次见到它时的老样子。万一她流浪回来,我不愿意让这个老地方显出抛弃她的样子,你明白么,而是要招呼她,叫她越走越近,也许在风雨交加的天气里,叫她像一个鬼魂似的,从那扇旧窗户外面向里偷瞧一眼,看看火炉旁边她那个老座位。那时候,大卫少爷,也许只看见格米治太太在那儿,她就可以颤抖着,放心溜进来;也许会把她安置在她从前睡的床上,在过去非常愉快的地方休息一下她那疲劳的脑袋。”

虽然我很想说点什么,可是我什么也说不出。

“每天晚上,”佩戈蒂先生说,“天一黑,就得把蜡烛放到那扇老玻璃窗前,万一她看见了,它就好像说:‘回来吧,我的孩子,回来吧!’如果有敲门声,哈姆,特别是晚上听见你姑妈门上有轻轻的敲门声,你不要出去开门。让你姑妈——而不是你——去迎接我那栽了跟斗的孩子!”

他走到我们前面一点,并在我们前面走了一会儿。在这期间,我又瞥了哈姆一眼,只见他脸上的表情依然如故,眼睛仍注视着天边那一道亮光。我碰了一下他的胳膊。

我用甚至可能把酣睡的人唤醒的语调,呼唤了他两次,他才听见我叫他的名字。当我终于问他这样专心想什么时,他回答说——

“想我前面的事,大卫少爷;想那边。”

“你是说,想你前面的生活?”

我刚才胡乱往海上指了一指。

“呃,大卫少爷,我也说不清那是怎么回事。反正我觉得,我的结局好像就是从那边来的。”他像大梦初醒似的望着我,脸上仍然是那副冷峻坚定的表情。

“什么结局?”

我问道,刚才的恐惧感又盘踞在我心头。

“我说不清，”他忧心忡忡地说，“我刚才在想，一切都是从这里起来的——随后结局就来了。不过这都过去了！大卫少爷，”他补充说，我想，他是看到了我的脸色才这样回答的，“你不必为我担心，怕我做这做那，我只是脑子乱成一锅粥；好像什么事都弄不清楚了。”这就等于说，他失去了常态，精神错乱了。

佩戈蒂先生停下来等我们，我们就赶上去，什么话也没再说。然而，对这一情景的记忆，和我此前的想法联系在一起，不时地侵扰我，直到那不可挽救的结局在注定的时刻到来的时候。

我们不知不觉走到了老船屋门口，便走了进去。格米治太太不再在她专门待的那个角落里闷闷不乐了，这会儿正忙着准备早饭。她接过佩戈蒂先生的帽子，给他摆好坐椅，说起话来那样温柔、那样体贴，我真得刮目相看了。

“丹尔，我的好人，”她说，“你该吃就得吃，该喝就得喝，保持你身子骨儿硬硬朗朗，没有个好身子骨儿啥也干不成。勉强吃点吧，这才是好人哪！要是我的醪糟惹得你心烦，”她是说她的唠叨，“那就跟我说，丹尔，我改。”

格米治太太侍候我们大家吃过饭，就退到窗下，专心致志缝补佩戈蒂先生的一些衬衫和别的衣服，整整齐齐地叠起来，装进一只水手随身携带的油布袋里。一边干活，一边像刚才那样慢言细语——

“你要知道，丹尔，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什么季节，”格米治太太说道，“我都要待在这儿，一切都弄得合你的心意。我没有多少学问，可是，你走了以后，我也要时不时地给你写信，把信寄到大卫少爷那里。也许你也时不时地给我写信，丹尔，给我讲一讲你孤孤单单旅行的情况。”

“我恐怕，你就要一个人孤孤单单待在这儿了！”佩戈蒂先生说。

“不，不，丹尔，”她回答说，“我不会孤单。别为我操心。我有很多事做，给你料理一个窝（格米治太太的意思是料理一个家），等你回来——在这儿料理一个窝，等任何一个人回来，丹尔。在天晴的时候，我要像过去那样坐在门外。不管哪一个回来，老远就会瞧见我，就知道我这个守寡的老婆子一直忠心耿耿等着他们。”